

解封75年前的吕梁抗日英烈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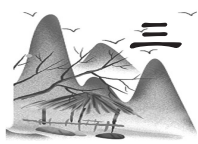
□ 高原



引子

出自我们吕梁的英语名师刘玲玲和女儿范婷婷研发的《名师画说新概念2》，去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后，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，去年她俩从太原迁到北京，与外研社紧密合作推广这套英语书的教学方法。当对门邻居得知来了位全国大咖级的英语老师，其研发的教材教法可使小学生，三到四年内学完高中课本的核心内容，就带着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到家拜访。

聊天中得知刘老师的老家是山西吕梁革命老区，马上回家拿出了35年前由吕梁离石县寄往河北蠡县的一个陈旧信封，让刘老师辨认上面的具体发信地址。由于字是草书难以辨认，刘老师就把信封拍了照，发给在太原的丈夫，原吕梁日报、吕梁电视台的记者范俊鸣帮忙。范俊鸣把照片发到了原单位微信群，很快就得到了回复。信是由35年前离石县西



夏日的一个上午，我正和若干年前登骨脊山的向导张玉照先生畅谈，一位先生和女士突然来访，先生自我介绍是陕西韩城的孙继宁，女士是离石的高秀丽。孙先生虽不认识但却早闻其名，是一位致力于黄河历史文化研究的执着学者，高女士研究佛教文化。一番寒暄后，孙先生告诉我，在离石城区后瓦窑坡村有一座古庙，“古壁”上有一个重大发现，一段文字里证实了大禹治水的历史存在，非要我去看看。孙先生的陕西口音似懂非懂，但看得出来，老师的激动、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

什么，“古壁”？什么样的墙壁这样坚固，几百年难道还没有被风化侵蚀以至于塌陷吗？恐怕是连残垣断壁也成了无痕迹了吧。我绕着弯问了半天，才弄清韩城话“碑”“壁”不分，“古壁”实际是“古碑”，半信半疑间，终究经不住大禹的诱惑，那就去看看吧。

后瓦窑坡村就在城东，一步之遥。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，越过熙熙攘攘的市场，我们走进了一条深巷。这是一个居于繁华闹市的城中村，夏日骄阳，树影婆娑，衬托着闹市中难得的安静，在这“孟夏草木长，绕屋树扶疏”的背景衬托下，一个妇女在庙门前的树荫下纳鞋底，那熟练的动作和安详的神态令人心折。院内一个穿花格衣服的女孩在屋檐下写作业，那专注的样子和古庙的静瑟、安宁融为一体。大门上悬挂着“古坤庙”牌匾，我心头一阵惊异，“古坤”，这两个字承载着多少远古的呼唤和悠长的记忆！碑文记载，“古坤庙”的称谓来自古代，这样的称谓在吕梁是否唯一不敢说，但的确不多见。古坤庙在凤山脚下黄土壁旁依山就势，寺院打扫得很干净，一株百年老槐将浓郁的绿荫洒向满地的青砖。

在孙先生的指引下，我们在庙右侧的院里找到了那块明景泰七年的古碑，至今已有五百六十多年的历史，字迹风化，轻轻地擦去尘埃，字迹依稀可辨。孙先生说，此碑为“国内所罕见”，它的历史文化价值“非常大”，对于研究四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尧舜时期的历史地理文化，特别是对鲧禹治水的历史轨迹，有着“十分重要的意义”。

古碑寂寞而冷清地在墙角立着，仔细拂去尘土，借着阳光射过来的阴影，依稀可见碑文：“……州之东五里，而近青阳都瓦窑坡古迹后土殿至灵有感，地秀人杰，……北靠吕梁山之佛远，巍雄万丈，先贤有道：禹圣治水而经临前王避暑之境，系地脉而相通其形势……”。

村发往河北蠡县大杨庄的。这封信讲述了原八路军一名连长张文楷，1943年在吕梁抗日期间，在战场上壮烈牺牲，英雄的忠骨埋在他们村子里的经过。

谜团

四十年之后的1983年，西铡村党支部书记薛根清还组织开过烈士张文楷的追悼会，缅怀英烈，激励后人。会后村党支部、革委会联名写信给河北蠡县大杨庄张文楷老家村党支部负责人，写信的目的是寻找联系家人，但是此信发出35年没有一点回音，成了西铡村的一个谜团。

1983年，当时张文楷的遗孀——田淑英（化名，原名为靖景英）收到信后，才知道了一些前夫的情况，但掩埋忠骨的具体地址和详情仍然不明。为了不影响现在的家庭和所面对的困难，老人家强忍着泪水，把这封信默默地藏了起来，一藏就是25年。田淑英老人于2008年过世（享年92岁）。过世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知晓前夫张文楷的忠骨掩埋之地，并至墓前化纸缅怀悼念，以了却埋藏心底70多年活不见人、死不见尸的极度悲痛之情，了却百里寻夫，不得一见的终身遗憾……

其在收拾老母亲遗物时，突然在卧室毛主席像镜框背后掉出一封从吕梁发来的陈旧信件，信件的内文个别字识别不清，尤其是信封地址百人难辨，所以晚辈一直没有破解了这个谜团，没有了却老人家的这桩心愿。

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凭巧机缘

去年寒冬的一天下午，烈属田淑英之子刘振顺（笔名：铁犁）带着孙子，找对门刘老师咨询高效英语学习法，无意中尘封75年的一位吕梁抗日英雄，让一个英语名师之家在不到一周内全部解开了，不仅找到了掩埋忠骨的准确地点，还找到了35年前写信的人。消息传到河北老家后，英雄故乡的亲人们非常高兴，刘振顺激动地说：“这是英雄显灵了。”吕梁方面，西铡村现任村支书薛来印和当年写信的老支书薛根清也非常高兴，晋冀双方的沟通终于可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了。

遗憾的是英雄的坟墓自从1983年后，再没有人扫墓祭奠，已经和大地基本持平，忠魂孤零零地在此待了75年。幸好刘老师夫妇二人很有社会责任感，范俊鸣现在又是义务担任晋绥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的老记者，当即就与晋绥烈士陵园园长取得了联系。园长听了范俊鸣的介绍后，马上决定，争取在来年的清明节前，把孤魂迁至由毛主席亲笔题字的“晋绥解放区烈士塔”陵园。

解谜人来到西铡村

2019年1月2号。范俊鸣和刘玲玲回到吕梁，沿着崎岖的山路，开车来到了临县与离石交界的西铡村，缅怀英烈。三位新老村支书接待了他们俩。当年写信的老支书，叙述了从父辈那里听来的关于张文楷烈士牺牲的经过。老支书说，张文楷是位刚任命的八路军连长，1943年执行任务时，在邻村的段家塌村被日本鬼子击中，光荣牺牲，遗体埋在了西铡村。当时部队和群众为失去一位好连长，非常悲痛，全村的老

姓都参加了葬礼。英雄的尸体在村子的戏台院，用了三匹白布（平常只用一匹），从脚裹到脖子，村民薛生杰曾参加过这项工作。后又用了最好的柏木棺材进行了厚葬。从那时起，村子里家家户户每年都要祭奠英烈，几位村支书从小就参加过这样的活动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。

老支书的叔叔也是一位抗日英雄，但忠骨一直无法找到。看到埋在自己村子的烈士孤坟，老支书的父亲多次催促儿子给张文楷的老家写信，希望遗骨回归故里，给英雄及家人一个安慰。当时共写了两封信，一信写给英雄故乡的县民政局，一封写给村革委。

听完老支书的讲述后，范俊鸣、刘玲玲在新老支书和年轻村民的陪同下，怀着崇敬的心情，一起来到埋藏忠骨的地点，将带来的花圈、点心、酒水、香和纸钱等祭品，按当地的风俗进行了祭奠。大家都希冀张连长能与长眠在晋绥烈士陵园的其他战友相聚在一起，范俊鸣和刘玲玲表示，一定会尽力。

后续

烈属田淑英之子刘振顺，根据母亲在世时的讲述，已将母亲和张文楷抗日英雄的事迹写成了40万字的纪实性文学作品，目前正在修改完善之中，我们期待着又一部吕梁抗日英雄传早日面世。

hongsejiyi

吕梁故事

红色记忆

古碑的29个关键字

——古坤庙的新发现(二)

□ 高迎新

我们稍稍考证一下碑文中关键的29个字。北靠吕梁山，即骨脊山，在离石以北偏东方向，《汾州府志》：“吕梁山：一名骨脊山，在州治东一百里，与交城县接壤。禹治水经于此”。《禹贡》：“治梁（吕梁山）及岐（狐岐山，位于孝义）”。骨脊山在今方山县北武当镇阳湾村骨脊沟，这里林深茂密，峰峦高耸，主峰海拔2350米，著名的北武当山在其西北方向。当地俗语：“北武当山高，高不过骨脊山半山腰”，说了它的高耸如云。“先贤”当指尧舜，后一句的“前王”，固然也是指尧舜，“避暑之境”，就是骨脊山下的以庞泉沟为中心的盆地，北武当山、骨脊山、孝文山、云顶山环绕。这里平均海拔在1300米以上，云蒸雾罩，山高林密，流水潺潺，是个难得的清凉之地，尧舜以来一直是帝王官员常来避暑消夏的地方。

我们再来看这个“坤”。在《周易》中，乾、坤是一种阴阳互补的关系，乾为天，坤为地，乾为阳，坤为阴，乾为父，坤为母，传说中的女娲，其实就是后来供奉的后土娘娘。祠庙曰“古坤庙”，名副其实。大殿中，三个塑像是分别是圣母娘娘、送子娘娘、催生娘娘。圣母娘娘座下是条金鱼，拿着麦穗，管着吃、喝、用，预示年年有鱼（余）；催生娘娘拿着斧子，既寓意劈山救母又暗含剖腹产；送子娘娘抱着孩子，给人类传宗接代。在母系社会中，母亲是神圣而至高无上的，圣母就是人类的母亲，没有她就没有人类，当然她也就是人类的主宰了。

碑文记载，古坤庙旧址以前在凤山山顶，西面就是凤山道院，规模自然很大，香火也很旺盛。世事沧桑，年久失修，旧庙已成了无痕迹，今天的古坤庙是前几年村民集资重新修建的，依偎在凤山脚下的这个黄土湾里。在这个升平年头，又正值中午时分，寺院、老槐、古碑，一切都寂寞在骄阳的照射下。



按照孙先生的说法，他认为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以前的五千年，其中心是在甘肃天水、河西走廊一带，后来移到了秦晋大地。是

啊，一部纷繁复杂的人类文明史，数千载惊心动魄、悲欢离合的活剧，战争与和平，文治与武功，就这样被化着了几段简单的时期裁定。远古时期，黄帝从甘肃天水一带来到黄河秦晋两岸，当时的这里的首领就是后土圣母，“黄帝和后土娘娘联合建立了中华大地，以中条山和华山地区为标志，曰‘中华’”。当然，这种部落地域的大转移是循序渐进、不知不觉的，随着社会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，前后持续了近千年，这就是上五千年和下五千年的分界线，时在尧舜统治时期。

这样的推断是否有根据我们暂且不去管它，但鲧、禹父子就是在这时被推到了治水第一线的。在我国，到处都有关于大禹治水的遗迹和传闻：除了吕梁，还有安徽怀远县的禹墟和禹王宫；陕西韩城的大禹庙；山西天津的禹王台；禹县的禹王锁蛟井；湖北武汉龟山的禹功矶；湖南长沙岳麓山的禹王碑；甚至远在西南的四川南江县还建有禹王宫；而河南洛阳更有大禹开凿龙门的传说，这些遍布中国的大禹遗迹，自然不乏后人的传说、杜撰，但都记刻着大禹的丰功伟绩和人们对他的长久思念，其中饱含着百姓的怀念、奋斗、拼搏和无奈，令人深思。

距后瓦窑坡村东约100里，顺着那条著名的古秦晋通衢大道，越过黄芦岭，就是三十里桃花洞，也称向阳峡，上溯到远古时期，大禹曾在这里“凿穿垒石”。距黄芦岭不远，有一条河叫“禹门河”，它贯穿于山岭之间，东注于文峪河。还有一条河发源于岭底村，流向向阳峡，也归于文峪河，这条河今天叫“峪道河”，在史料中，它的原名叫“禹导河”。

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在民间世代相传，在吕梁更是家喻户晓。《尸子》：“古者，龙门未开，吕梁未发，河出孟门之上，大溢横流。无有丘陵高陵尽皆灭之，名曰鸿水”。说的是远古时期洪水泛滥的情景，文字简短，但读来令人不寒而栗，心惊胆颤。

远古的吕梁，苍山如海，悬湖横贯，洪水肆虐，一次次天灾洪水，传递着大自然神一般地强大威力，在肆无忌惮的洪峰面前，土地、房屋、村

落、城镇，犹如砂器、陶罐一般脆弱，在天倾地陷的被瞬间毁灭，也引发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。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繁仁先生经过多年考证认定，远古时期晋陕之间有许多高原悬湖，“孟门湖的洪水正是在骨脊山以东，越过吕梁山的分水岭，进入属于太原盆地范围的交城、文水县境内。这一段古代洪水通道，成为今日文峪河的中、上游段”。骨脊山位于方山、离石、交城交界处，主峰海拔2350米，山上有大禹治水时的“揽舟大铁绳”，有“汉刘耽碑，言大禹治水事”。不远的铁锚山甚至“世传有揽缸铁环，禹治水所制也”。（明万历《汾州府志》）为此，我二上骨脊山，试图在残阳绝壁、西风古道间找到一点蛛丝马迹，但终因山势陡峭，雾霭笼罩，每次都无功而返。五千年的风雨侵蚀，沧海桑田，今天遗迹找不到并不奇怪，但不能据此推断传说、史料纯属空穴来风。

“金锁关水，出汾阳县西三十里关峡，一名悬泉水，俗呼向阳峡水。此水经过向阳村引资灌溉。其右一涧，俗呼‘禹门河’，导源山谷，至张家堡，有泉曰：麻窟泉。禹门河，又名禹导河”（明万历《汾州府志》）。

面对洪魔肆无忌惮的侵袭，大禹治水当然不是一蹴而就，这需要相当的时间和足够的勇气。他走得很远，先凿龙门、后治孟门，他沿着孟门湖疏导四溢的洪水，由岐山到吕梁，循山脊而北就是黄芦岭，《魏书·序纪》称“从西河凿谷南出”。黄芦岭位于骨脊山以南，在远古的洪荒时代，天地茫茫，洪水滔滔，凿开向阳峡，疏导禹门河、禹导河……

关于孟门高原悬湖，2005年我到柳林县孟门镇上游的小河垣子村走访，亲眼所见在黄河岸边的山头上，几辆大型推土机推出裸露出来的竟是成片的河沙和鹅卵石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谁能相信在这距河床垂直高度在100多米的高山上能出现只有河流里才有的河沙卵石。由此可见远古的晋陕峡谷的确存在几个或若干个高原悬湖，大禹登临骨脊山察看水情，并存有“揽舟大铁绳”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（待续）

shanshuirenwen

吕梁故事

山水人文